

伪证

牟国璋

WEIZHENG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侦破推理性反特小说。

建国初期，潜伏特务杜岚以向我自首立功取得信任，被安排在H大学任助教。抗美援朝一发动，他接受特务总部密令，以谎报“敌情”，制造伪证，掩盖其破坏活动，致使H市公安局为假象所惑，按特务罪名逮捕了六名教授。案子发展到上海市后，在公安部正确指示的指引下，经过复查罪证，和对杜岚的严密考察，终于戳穿伪证，剥开杜岚的画皮，使案子真相大白于天下，杜岚被擒，敌特全部被歼灭。

小说以险象环生、扣人心弦故事情节，流畅清新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公安战士范伟、陈永明、常洪等人的光辉艺术形象；描绘了公安战线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具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伪 证

牟国璋

责任编辑 单纯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19.25印张 399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0册

统一书号 10105·339 定价 1.45元

它是一个锐利的武器，又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运用得好，可以杀死敌人；运用不好，也可以打伤自己。

这段话，是罗瑞卿论述侦察工作时，发出的一个警句。谨录于此，奉献给侦察人员，以及有权监督这项工作的广大人民。



目 次

一	线 索	(1)
二	初 步 调 查	(10)
三	线索在发展	(18)
四	侦 察	(34)
五	杜岚深入“敌”内	(55)
六	证据确凿	(73)
七	案情急剧变化	(91)
八	放 毒	(109)
九	惊人的一幕	(126)
十	天 津 之 行	(142)
十一	安 德 逊	(173)
十二	经办 A—2 号案件	(187)
十三	C 市的复线侦察	(209)
十四	范伟的初步方案	(233)
十五	犯 人	(249)
十六	动 摇	(266)
十七	第二个方案	(281)
十八	突 破	(301)
十九	第三个方案	(325)
二十	精剥画皮	(347)

二十一	一封警告信	(369)
二十二	范伟的双重乐趣	(388)
二十三	抓住了尾巴	(398)
二十四	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	(416)
二十五	“北方行动”之前	(436)
二十六	杜岚露出原形	(449)
二十七	真相大白	(468)
二十八	紧张的捕“鼠”活动	(489)
二十九	“小鼯鼠”钻进口袋	(524)
三十	不幸的人笑了	(541)
三十一	收紧了法网	(552)
三十二	摊 牌	(574)
三十三	捷 报	(591)
	后 记	(612)



一 线 索

九月中旬,地处东北的H市,已经经历了一场冷空气的袭击。秋风萧瑟,枯叶飘零。随着这股冷风,传来了侵略朝鲜的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这使这座边陲城市更增添了一层紧张、严肃的气氛。

一大早,草草吃了点东西的梁廷栋,在毛衣外边又加了一件呢大衣,便匆匆离开家门。他边走边想,昨天局长在报告里讲,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指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台湾组织了“西方企业公司”^①这个特务机构,为把他们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作准备。严酷的斗争形势,使他深深感到自己宽阔肩膀上的担子更加沉重起来,不由得摇摆着粗壮高大的身躯,加快步子,向侦察队走去。当他走近队部的时候,侦察组长陆福林便向他迎面疾步走来;一到跟前,便悄声对他说:

“我正要去找你,梁队长。杜岚找你来了。”

“杜岚又来啦?”梁廷栋念叨了一句,赤红脸膛上的皱褶舒展了许多,两道浓眉下边一双大黄眼珠闪动着熠熠的光芒,异常兴奋地、连奔带跑地向市公安局侦察科走去。

市公安局侦察科设置在局外一幢二层俄式小花园洋房

^① “西方企业公司”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〇年在台湾的机构,主要从事组织对我国情报、派遣、破坏等特务活动。

里。梁廷栋来到二楼的一间小客厅里时，矮小的杜岚正眼神张惶地坐在沙发上抽烟。他们寒暄几句，杜岚便一手夹着香烟，一手压住大腿上的皮包和花呢鸭舌帽，俯着身子，仰着脸，喁喁谈了起来。一股青烟掠过杜岚那尖削瘦小、相当文雅的脸庞，他那双小圆眼，在老式黑边大眼镜后边不停地映动。坐在杜岚对面的梁廷栋那粗大、宏亮的喉咙里，不时发出“嗯嗯，啊啊”的声响，气氛显得紧张而神秘。

“就是这些吗，老杜？”

梁廷栋见他谈完了，并且看了下手表，不禁带着一缕失望的神情问了一句。杜岚赶紧点头，用鼻子“嗯嗯”了两声，回答道：

“是的，是的，梁队长。我要报告的，暂时就是这些。”他望着梁廷栋的面孔，敏感地觉察到对方不大满足，又补充说：“不过，这只是刚刚开始啊！我总觉得他们还象有更严重的问题。我看啊，说不定美国鬼子在仁川一登陆，他们还会……”他见梁廷栋轻轻地一点头，便把下边的话吞了回去。

梁廷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严肃地转动着大黄眼珠，思索了一会，看了下表，便毅然站起来说：

“谢谢你了，老杜。你是立过两次功、有斗争经验的人，用不着我多说，你也都明白，你应当进一步靠近他们，再深入了解下情况。这样的人有些反动思想并不奇怪，问题是——嗯，要特别注意他们有没有什么活动？”他伸出大手握着对方的手，亲切地摇晃着说，“以后多联系。你应该赶快上班去啦！”

杜岚唯唯连声地说着：“是，是，是。”他们一同向外走去。

梁廷栋和杜岚，这两个人的年龄相仿，都在三十左右，外

貌却截然相反：梁廷栋比对方要高出一头，粗上一围；面色一个红润，一个苍白泛黄；梁廷栋跨着矫健的大步，杜岚却迈着细琐疾速的步子，一步三摇，斯斯文文。走到门口，梁廷栋抬起大手来，说：

“我不送了，免得让人家看见。”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您了，梁队长。”杜岚说着，深深地一哈腰，戴上帽子走了。

梁廷栋很快就出现在二楼科长室。一进门，他兴冲冲地喊道：

“我刚接待过杜岚。”

“噢，他又来了？”科长乔健也带着兴奋的神情从办公桌后边站了起来。他二十七、八岁，身材颇长，长着一张白皙的长脸。从那绷紧的脸，挑起的弯眉，瞪大的细长眼睛，看出他在问：“有什么重要情况吗？”

“哈哈。”梁廷栋爽朗地笑了。他又向前跨了几步，走到科长面前说：“一开头，我也觉得他一定是又有什么重要情况了；可是——”他毫不掩饰失望地喷喷嘴巴，“可是，听下来呢，并不怎么样。”

乔健望着对方的神情，“嗯”了一声，向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伸了下手，把桌上的烟盒往前推了推，就微微颌首，坐了下去。他是个勤于思考、沉默寡言的人。他的思想往往不是用语言，而是通过一些细微的动作来表达。和他相处时间一长，对他的一套基本动作也就象听到他说话一样熟悉了。

“我汇报一下吧？”

梁廷栋吸着烟，向乔健汇报起杜岚刚才反映的情况来。

今年年初，H大学从南京大学调来了一位年轻的教授张振寰，担任化学系主任。五个多月以前，学校把杜岚分配在张振寰手下当了助教。这位教授来到H大学之初，沉默寡言，很少和人交往，只是埋头于他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他对杜岚，平时除了工作，几乎不大谈论其他问题，尤其不谈政治。可是，从美帝侵朝战争爆发以后，他却突然活跃起来，时常和历史系的邵枫等四个教授交往，在张家密谈，还打桥牌；最近，又和中文系教授肖慎贤有了来往。肖是学校里著名的落后分子，学校保卫科科长刘辉也曾经布置杜岚，注意过肖的言行。

张振寰的办公室里，只有杜岚他们两人。杜岚这个人对领导素来就很恭谨、服贴，对张主任的学术水平，更加钦佩，很想跟着他好好学些本事。所以，对他特别尊敬。除了积极地干好他的助手工作之外，在生活上也竭尽所能帮助张家照顾料理。张也很喜欢杜这个得力的助手。从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张忽然注意起形势来。他每天都要看报纸上的战争消息，向杜岚打听这方面的传闻；还主动和杜岚攀谈，了解杜岚的身世、历史，探问他的思想。

这两天，张振寰更进一步和杜谈起形势。在一次做完了化学实验以后，张一本正经地问杜岚朝鲜这场战争打下去会怎么发展？杜岚摸不准他的目的，就要了个滑头，回答他，美国好象要大干。接着，他说他这个人才疏学浅，看不大透，问张有什么看法？

张振寰迟疑一会，才说他担心，如果北朝鲜抵抗不住，问题就复杂了。杜岚觉得张的话还没说透，就随随便便地说，到那时候我们这块和苏联总是会帮忙的吧？

张振寰认为麻烦就在这里，弄不好就要大打起来了。

杜岚问张会不会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并说美国人恐怕不敢。

张认为不能太看轻了美国人。说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很高，军事装备是很强的。张在这点上没多说下去，却改口问杜，假如真的大打起来，他们怎么办？杜岚感到张的话很有问题，但是没请示过领导，很难跟他深谈下去，就敷衍了句完事。

梁廷栋汇报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看看科长还在眯着眼睛等着下文，就说：“杜岚认为张振寰很可疑，那些言论是在散布美帝强大、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同时，杜认为张已经把邵枫、肖慎贤这些教授们拉拢上了，又试探他的态度，要拉拢他。他来请示怎么办？不过，我现在还看不出有那么严重。哼，杜岚一来，我还以为他又找到了一个二厅^①的特务呢！”

梁廷栋说完了，乔健却无特别的反应，只是靠在椅背上，微蹙着眉头，使劲地抽烟。梁廷栋知道，乔健这个人，一遇上什么新线索，或者是一时还不明朗的情况，总是要翻来复去的考虑。他想，现在他大概又在想这个情报来源是不是可靠？发现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价值？梁廷栋有时候很欣赏，甚至是钦佩乔健这种善于开动脑筋、深思熟虑的作风；可有的时候，又觉得他是多此一举，认为他是温吞水，不痛快。譬如说，现在这个问题吧，梁廷栋就想：“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值得多想的呢？！”想到这里，他的眉头上拧了个疙瘩，大黄眼珠子的视线

① 二厅，是指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二厅。它是军统特务组织。

离开了科长的面孔，转向窗外，落到了正飘零着落叶的丁香树上。这个景色，不禁触动了他的回忆——

那是一九四八年的这个时候，他梁廷栋还在当侦察员。接到任务，就到局里的接待室去接待杜岚的自首。

杜岚是H市本地人。国民党占据长春的时候，他在那里读大学，后来参加了国防部二厅这个特务组织。辽沈战役前夕，他完成了特务训练，携带着电台等特务器材，以少校情报组长的身份，被派回H市进行潜伏活动。可是，他潜回H市不久，就主动到公安局来自首，交出了他带来的特务器材。据他交代：他所以去干特务，是因为当时对国民党抱着正统思想，又不了解共产党，加上身处敌占区，家乡在解放区，断了生活上的接济，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又没有正当职业可就，就接受了派遣回来的任务。他说，这是他借机返回家乡，蓄谋已久的行动。所以，回到解放区以后，没和敌人联系，就来自首了。他请求人民政府给他一个工作和生活出路。

梁廷栋这位工人出身、挺能干的侦察员，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杜岚的自首是否诚心，怀着应有的警惕和戒心；对杜的历史和回到H市以后的活动，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还对他的现实行动作了考察。经过调查证明杜岚的父亲是个小投机商人，杜岚在长春读书属实。在他读书期间，父母相继亡故，除了房子，没给他留下什么钱财。他从敌区回来以后，行动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根据审查的结果，H市公安局按照“立功受奖”的政策，发

给杜一笔奖金；根据他所学的专业，安排他到H大学化学系，当了助教。这些事情，都是按照杜岚的要求，为了保护他的安全，秘密办理的。学校里，除了党委领导，就是保卫科科长刘辉知道。

杜岚对人民政府的这种宽大政策，表示了说不尽的感激。这两年多，他确实也有了突出的立功表现：自首以后不久，他就去暗查一个共同接受特务训练的H市人的下落，几经周折，居然被他发现了这个人已经回来的线索；今年上半年，他又利用和长春的熟人通信，从侧面刺探到另一个二厅特务已经回到佳木斯市的情况。H市和佳木斯市公安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先后侦破了两起国民党潜伏组织和电台的重要案件。因为他的这些立功表现，又得到了政府的奖赏。他在H大学的表现也很好，工作上勤恳努力，能经常向领导上汇报个人思想，反映周围一些人的问题。学校对他的印象也不错。

可是，乔健在杜自首和二次来报告情况的时候，都是横考虑，竖思量，指示这样考察，那样复核，把他老梁都搞得不耐烦了。最后，也终于相信了杜岚是靠得住的。

杜岚现在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过着安适的生活。从这些经历当中，杜岚知道梁廷栋对他的印象不坏，所以两次报告特务线索，都到侦察科来找他。在老梁这方面，也确实如此。所以，当他今天一听杜岚又找上门来，就感到一阵兴奋，心里暗忖：“杜岚在这种形势下来，一定是又发现了什么重要线索。”

梁廷栋回想到这些，就对自己说：“这一回，看你乔科长还

有什么要挑剔的吧？”

正在这时，乔健终于自言自语似地开口了：

“杜岚这个人，过去报的情况倒是挺可靠。他这方面经验也不少，人也很精明……”

梁廷栋的视线回到乔健的脸上，见他虽然说话了，可还是处在紧张的思索当中，就说：“这没问题。我是说，他这回反映的情况，还看不出什么明显的问题来。”

乔健随手抓起钢笔，捻动着说：“原始线索来源嘛，有各色各样的人、事、物：有的，一发现，性质就很明确；有的，却不那么清楚；有的，开头看上去来头很大，可是，等往深搞下去，却并不怎么样；有的，开头看上去虽然不怎么显眼，可是侦察下去，却能搞出个大案子来……”

“你是说，今天发现的这个情况，可能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喽。”

乔健“呵呵”地笑了两声，睁大了眼睛说：“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我是想，有些潜伏很深的敌人，不到一定的政治火候，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当前……”

“对！我也想过，当前倒是个敌人露头的节气。”梁廷栋使劲一点头，用拳头轻捶着桌子说。

“就是嘛！特别是对一些隐藏在上层分子当中的敌人，更要考虑到这些问题。我看这样吧！”乔健挥动着钢笔站了起来。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来了果断劲头的一贯表现。“咱们把它作为一条线索，搞搞看。工作先从两方面进行。”他把钢笔向右一点，“布置杜岚趁势接近张振寰，在政治态度上，可以表现得落后一点。譬如也有点惧怕美帝啦，怕大打起来啦，往深

处摸摸他的底。”钢笔又向左一点，“另一方面，你到学校和刘辉同志联系一下，把杜岚谈到的有关对象的情况，都调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

“让我去搞这些知识分子？我肚子里的那几滴墨水，你科长可是有数啊！”梁廷栋搔着一头浓密的硬头发，站起来摇摇头。

“你看！钻深山老林子和武装匪特打交道，都毫无惧色，倒被几个喝过洋墨水的人吓住啦？去吧！校园里边没有老虎。呵呵！”

“哈哈哈。”两个人一块发出一阵笑声。

二 初步调查

“老夫子，好久不见了，我又给你添麻烦来啦！”梁廷栋拉着刘辉的手，笑呵呵地说。

“呵！你这个家伙还是那么结实，忙得连胡子也不刮。”刘辉笑眯眯地仰着头，打量着梁廷栋那片象钢针似的黄色络腮胡子茬，用瘦小的拳头，在他那宽大、厚实、凸起的胸膛上，捶了几下，便拉起他的手往他的办公室走去。边走边说：“欢迎，欢迎啊！有什么指示，我们一定遵办呐。”

梁廷栋一手摸着胡子茬，纵声哈哈大笑。“你这个家伙，别给我来这一套。咱们是来请你科长大人帮忙的呀！”说着，他转为严肃地说，“你现在不开会吧？咱们找个地方，单独谈谈好吗？”

“可——以。”

刘辉带梁廷栋来到三楼窗明几净的会议室，给他倒了一杯开水。梁廷栋掏出香烟来，朝他偏了下脑袋，见他苦笑着摇头，就哼了一声，嘟囔着：“还是烟酒不动的‘老夫子’？”便点燃着抽起来。

他们两个几乎是在“八·一五”^①以后，同时参加公安工作当侦察员的老熟人了。刘辉是个中学生，生得瘦小白净，说

① “八·一五”是一九四五年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的日子。

起话来总是文绉绉的，笔头子上又有两下子，所以，他们就给他起了个“老夫子”的绰号。半年多以前，H大学建立了保卫组织，他就给调来当了科长。

当他们在靠着大玻璃窗前的长沙发上坐下之后，刘辉望着梁廷栋问：

“谈谈吧！老梁，局里有什么指示？”

“嗯，是这样……”梁廷栋把杜岚报告的情况和乔健的意见扼要地说了一遍。当谈到张振寰的时候，刘辉瞪大了眼睛，脸上的神情严峻起来，看样子，颇为震惊；等说到肖慎贤时，便频频点头。最后梁廷栋说：“昨天夜里，我对杜岚已经布置过了，让他用落后的面目，再靠靠张振寰。今天来和你通通情报，请你介绍下这几个人的情况；同时，也想了解下杜岚最近在学校的表现。”

“局里认为杜岚怎么样？”刘辉反问了一句。

梁廷栋一皱眉头说：“这个你也知道，认为他的表现是很好嘛！”

“是的，杜岚的表现是没话说的。学校领导上对他也很满意。”刘辉谈到杜岚，脸上充满了赞许。“肖慎贤这位大教授啊，的确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也布置杜岚了解过他。”一提到肖慎贤，刘辉的语调提高起来，脸上掠过一层憎恶的神色。“这个人是我们学校教授当中有名的落后分子！领导上对他很头痛。”

“噢！”梁廷栋把烟蒂揷灭在烟缸里，用手背使劲蹭了蹭下颏上的胡茬子，两只大黄眼珠子闪动着光芒。“那请你说说他的情况。”

“我研究过他的材料，这个人很复杂！”刘辉慢条斯理地谈起来。“他的年纪比较大，四十多了，天津人。老子是个不小的地主兼商业资本家。他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伪时期，当过小官吏；国民党接收以后，他行贿赂，扒门子，在吉林大学弄上了个教授。他也是今年比张振寰早一点调到这里来的。这家伙的品德不怎么样，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哥儿，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还抽过鸦片烟。人家说，他的鼻尖都抽歪了……”

“真的？现在还歪吗？”梁廷栋边记录，边饶有兴趣地问。

“呵呵，可不是嘛！真是有点歪。”刘辉又严肃地说，“不过，他，歪才还是有点的。他喜欢以文人骚客自居……”

“哎，你说的是什么‘客’？”梁廷栋点划着笔尖问。

“‘骚客’。”刘辉见他还搞不清楚，就说：“骚味的‘骚’。呐，‘马’字旁，一个跳蚤的‘蚤’。”他在茶几上，用指头写着，看到对方又在记录了，接着说，“他在风花雪月的旧诗词歌赋上，还真下过些功夫。他成天价飘飘然的，清高，自负，人家就送了他一个外号，叫他‘小神仙’……”

“这家伙的个头，大概不高吧？”梁廷栋边记边问。

“呵呵，这下子你可搞错了，他是个大胖子。‘小神仙’是他名字的谐音。我们学校领导都讨厌他，让我对他特别注意！”

“噢——原来是这么一码。哈哈！真有意思。”

两个人说笑了几句，刘辉又介绍下去。

肖慎贤过惯了放荡的生活，到关外工作，一直没带家眷；现在也是独身住在教授宿舍里，在外边勾搭上一个女人。他对解放以后的清苦、正派、规矩的生活，根本过不习惯，看不顺